



宋槧太平御覽



403
403
85



43
403
85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一

禮儀部二十

婚姻下

婚姻下

媒



新金圖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月山田一人
悼君以贖
郎君以贖

早田田田田田

論語日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治長弟子魯人也南容南宮縉也爾雅曰女子子之夫為壻壻之父為姻婦之父為婚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為婚姻國語曰董叔將娶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為繫援焉繫援欲自結連於大援也他日董祈慙之於范獻子曰不吾勸也獻子執而紡之紡猶懸也懸於庭之槐也叔向過之日子盍為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太平御覽

卷第五百四十一

一

家語曰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娶於魯施氏生女九人無男叔梁紇曰雖有九女是無子也乃求壻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小曰嚮在顏父問三女曰鄒大夫雖父祖為士然先聖之裔也今其人身長九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二女莫對嚮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

又曰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年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群生閉藏乎陰而為化育之始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季秋霜降嫁娶者始於此冰泮而農桑起婚禮殺於此焉

龍魚河圖曰以賣馬錢娶婦令多惡病夫妻離別

史記曰陳平邑有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

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張負欲以女孫與平其子仲曰平貧奈何與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貨幣以聘與酒肉之資以內婦

史記曰張耳大梁人也少時及魏公子無忌為客嘗亡命遊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為請決嫁之女家厚奉給耳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外黃令陳餘亦大梁人好儒術遊趙苦陘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又曰張放得幸成帝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為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時號為天子娶婦皇后嫁女又曰王閔妻父蕭咸為中郎將董賢父恭慕之欲為賢弟

求婚咸恐私謂閔曰董公爲大司馬冊文云允執其中此堯禪舜之文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耶閔性有智略聞咸言心亦悟乃還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不悅

又曰鄭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

後漢書曰袁術僭亂曹操託揚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刻以大逆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代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表氏歸罪揚公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操遂理出彪

魏志曰王褒與管彥男女各始生許爲婚彥爲西夷校尉褒女更許人彥弟馥問褒褒曰賢兄葬父於洛陽隨母還臨淄用意如此何婚之有

魏氏春秋曰司空東萊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達禮而納司空王忱女以姓同源異故也

又曰陳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徐宣每非之廷議其闕太祖以矯才量欲全之乃下令曰喪亂以來風教凋薄謗議之言難同褒貶自建安五年已前一切勿論其以斷前誹議者以其罪罪也

魏志曰栢楷字伯緒劉表辟爲從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楷自陳已結婚他處拒而不受也

又曰王粲父謙名公之胄何進爲長史欲與爲婚見二千使擇焉謙不許

魏書評曰夏侯曹氏世爲婚姻故惇淵仁洪休尚真等並親舊肺腑貴重於時左右勳業咸有勞効

吳書曰陶謙字恭祖丹陽人縣甘公出遇之塗見其容貌

異而呼之住車與語甚悅之因許妻以女甘夫人怒曰聞陶家兒遊戲無度如何以女許之甘公曰彼有奇表後必大成遂與之後爲徐州牧

吳志曰呂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少爲縣吏有容觀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爲人貧者耶遂爲婚

王隱晉書曰初后父楊駿欲以女妻鄭默子預默忌其太盛距而不婚

晉書曰王籍之爲太子文學居叔母之喪而婚丞相司直劉隗奏之帝下令云詩稱殺禮多婚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正今日之謂也可一解禁止自今後宜爲其防

又曰阮脩字宣子居貧四十未有室王敦等歛錢爲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人錢而不得

宋書曰江湛字徽淵濟陽考城人也爲義康司徒主簿司空檀道濟爲子求湛妹婚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其立志

吳均齊春秋曰栢閔字叔通太祖輔政使褚淵致意爲子晃求女婚閔不敢聞命曰辭霍不婚常所嘉揖齊大非偶所以不敢承殊眷太祖雖嘉其退讓而心不能懽也

蕭子顯齊書曰王秀之字伯奮臨沂人也吏部尚書褚淵見秀之正潔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頻爲府外兵參軍梁書曰江蒨方雅有風格僕射徐勉權重唯蒨及王規與抗禮不爲之屈勉因蒨門客翟景爲子繇求婚於蒨蒨不荅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此與勉忤

韓子曰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可則也其言多不辯何也田鳩對曰昔者秦伯嫁女於晉公子爲之

飾裝從文衣之勝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不愛公女此可謂善嫁妾矣未可謂善嫁女也

又曰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五人家貧無以妻之使傭未及反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積有腐棄之財而民饑餓宮中有怨女而民無妃公曰善乃論宮中婦女而嫁之因下令曰丈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又曰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為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爲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返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

淮南子曰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歲星十二歲而周天天道一備故國君十二歲而冠冠而娶十

五而生子重國嗣從古制也

白虎通曰婚姻者何謂昏時行禮故曰婚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

又曰人道所以有嫁娶者何以爲情性之大者莫大於男女之交人倫之始莫若夫婦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何陽數奇陰數偶男長女幼者何陽道舒陰道促男三十筋骨以堅疆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

又曰禮曰女子十五許嫁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以鴈爲贄納徵用玄纁故不用鴈也納徵玄纁束帛離皮玄三法天纁二法地也陽奇陰偶明陽道之大也離皮者兩皮也以爲庭實庭實偶也

又曰嫁娶必以春何春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

時也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夏小正曰二月冠子娶婦之時也夫有惡行妻不得去地無去天之義夫雖有惡猶不可去也故郊特牲記曰壹與之醮終身不改悖逆人倫殺妻父母廢絕綱紀亂之大者也義絕乃得去耳天子諸侯一娶九女者何重國廣繼嗣也適九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一娶九女亦足承君施九而無于百亦無益也

又曰男二十五繫心女十五許嫁感陰陽也陽數八陰數七男八歲毀齒陽數奇三八二十四加一而繫心陰數偶故再成十四加一為五故十五許嫁各如一者明專一繫心所以繫心者何防其淫佚也

又曰婚經曰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房中降自西階壻御婦車授綏遣女於禰廟重先人之遺體不敢

自專故告禰也父母親戒女何親親之至父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縵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父誠於阼階母誠於西階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去不辭誠不諾蓋耻之重去也

鄭玄別傳曰故尚書左丞同縣張逸年十三為縣小史君謂之曰爾有贊道之質玉雖美須雕琢而成器能為書生以成爾志不對曰願之乃遂拔於其輩妻以弟女

列女傳曰邵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其人媒氏往來命之者以為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夫家輕我違制不可以行夫家訟之女曰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又曰魯師春姜者魯師氏之母也嫁其女三往而三逐春

姜問故以輕其室人也春姜召其女而答之日夫婦人以順從爲務貞慤爲首故婦事夫有五平且纒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必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寢席之交然後有夫婦之際君子謂春姜曰知陰陽之順逆也

楚國先賢傳曰孫雋字文英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栢焉女時人謂栢叔元兩女俱乘龍言得婿如龍也

世說曰王戎儉悛其從子婚與一單衣裁後便責之戎女適裴氏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說女還錢乃懌

又曰温嶠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姑問嶠有求婚意荅云佳婿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荅云喪破之餘乞得粗相存活便足慰吾餘年敢希汝比却後數日嶠報姑云已得婚處門地粗可婿身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

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大笑曰固嫌是此老奴果如所疑玉鏡臺是嶠爲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也

又曰王文度爲栢公長史栢爲兒求坦之女王許咨藍田既還因言栢求己女婚藍田大怒文度還云下官家中先得婚處栢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

又曰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吳人請婚陸太尉太尉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爲亂倫之始也

又曰諸葛恢大女適庾亮兒次女適羊忱兒亮子被蘇峻害改適江羈恢兒娶鄧攸女子時謝尚書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鄧是平婚江家我願伊庾家伊願我不能復與謝襄兒婚也

又曰諸葛恢女既寡誓不復再出其女性甚正彊無有登車理恢既許江思玄婚乃移家嫁之初給女云宜徙於是

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暮來女哭詈積日漸歇江霧暝入宿但在對牀上後觀其意轉帖霏乃詐厭良久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云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耶既爾相關不得復不與人語於是默然遂為夫妻

聖證論云嫁娶古人皆以秋冬毛詩曰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毛萇傳曰男女失時不逮秋冬也

李固助展允婚教曰告文學師議曹史展允篤學貧苦慈孝推讓年將知命妃匹未定聞之愴然其閔哀之夫冠娶仕進非所以已親允兄弟無意亦朋友不好事之罪也前遣師輔為允娶云譚處士等各欲佐助迄今未定出錢千萬率先生大夫府內掾史守助佐幹及譚掾等共欲議朋友少徵條名曰允貧也禮宜從約二三萬錢足以成婚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為求婦其父如此誰肯嫁之者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舊族揚雄之才非出孔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家聖受禪父歸母頑虞家世法出癡子

魏表准正論曰或曰同姓不相娶何也曰遠別也曰今之人外內相婚禮歟曰中外之親近於同姓同姓且猶不可而況中外之親乎古人以為無疑故不制也今以古之不言固謂之可婚不知禮者也或曰國語云同德則同姓同姓雖遠男女不相及異德則異姓異姓雖近男女相及也斯言何故也曰司空季子有為而言也又公將求秦以反國不敢逆秦故也

梁簡文帝資遣孔燾二女教曰夫思人至鄉事惟悼往表間式墓義匪字孤至如游舫之息見撫張旣橋玄之子受

託魏王斯故美在令終愛兼身後故無錫令孔燾經術引長志履貞概遊處積年一朝長往聞其在室二女並未有行可廣訪姻家務求偶對

媒

毛詩氓曰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予無良媒

又七月曰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周禮地官下曰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

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又地官曰媒氏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陰訟爭中冓之法者

法者

家語曰孔子之郊遇程子於途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

先生子路對曰由聞士不中間不見女無媒君子不與交

禮焉

白虎通曰男娶女嫁何陰卑不能自專就陽而成之故傳

曰陽唱陰和男行女隨男不專娶女不專嫁必由父母須

媒妁何遠耻防淫佚也

淮南子曰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

闕駟十二州志曰烏孫國嫁娶責馬媵先令媒者與婦宿

徐乃壻近

相玄傳曰元顯取妾殆同六禮以尚書僕射為媒人長史

為逆客

屈原離騷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

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為理蹇脩伏羲氏之臣言我既見宓

為媒以通辭理也

莊子曰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

其子曰康父不孤其于康孫父壽之不谷非其父者
 謂之祖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一
 又曰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
 乃天道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
 又益稷曰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二

禮儀部二十一

拜

說文曰拜首至地也
 尚書舜典曰帝曰俞咨垂汝作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殛
 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
 咨伯汝作秩宗伯拜稽首讓于夔龍
 又大禹謨曰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
 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叶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
 辭
 又曰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
 乃天道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
 又益稷曰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

周禮春官下太祝曰太祝辨九拜一日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以享右祭祀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也言吉者此躬之凶拜周以其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也或云奇讀曰倚倚拜謂持節持戟拜身倚之相擊也奇拜謂大夫云動讀為董董書亦或為董董以兩手云褒拜今時持節拜是也肅拜但俯身下手今時揖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為事敢肅使者玄謂振動戰慄變動之拜也書曰王動色變一拜蓋蒼臣下也再拜禮神與尸享獻也謂朝獻饋獻也右讀為侑侑勸尸食而拜

禮記曲禮上曰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以其禮於己不隆也

又曰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

又曰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芟拜芟猶許也

又曲禮下曰士有獻於國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後對

又檀弓上曰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頹乎其至也頹順頹懇至也此俱喪拜時人行之異禮

又內則曰凡男拜尚右手女拜尚左手鄭玄曰左陽右陰

左傳僖公曰王使宰孔賜齊侯胙胙祭肉尊之比二王後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七十曰耄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言天監察不遠威嚴常級等也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言天監察不遠威嚴常級等也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言天監察不遠威嚴常級等也

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小白齊侯名余身也恐隕越于下隕墜也據天王居上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故言恐顛墜于下

又僖中曰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

重耳重耳敢不拜

又文上曰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菁菁詩小雅取其既見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

不愼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

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嘉樂詩大雅取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又成公九年曰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

五章韓奕詩大雅篇名其五章言蹶父嫁女於韓侯為女相所居莫如韓樂文子喻魯侯有蹶父之德宋公如

如韓樂宋土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勒辱不忘先君以及

嗣君施及未亡人穆姜伯姬母聞文子言宋樂喜而出先君猶有望也言先君亦望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

卒章而入綠衣詩邶風也取其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喻文子言得己意

又襄四曰穆叔如晉報智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

夏之三不拜肆夏樂曲名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

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貢問之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

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使臣不敢及

鹿鳴君所以嘉寡君敢不拜嘉嘉者以叔孫為嘉實故歌也叔孫乃所以嘉魯君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

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也言忠臣奉使能輝光君

命如華之皇皇然又當諮臣聞之訪問於善為諮諮親為

詢諮禮為度諮事為諷諮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善謂諮詢度

又襄二曰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

稷而越在他境若之何不弔衛人使太叔儀對曰羣臣不

佞得罪于寡君寡君不以卽刑而悼棄之君不忘先君之

好辱弔羣臣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

又昭四曰初楚恭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

太平御覽

卷之四百四十一

三

有事于羣望而祈曰隨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
 璧見於羣望日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
 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處巴姬恭王妾太室祖廟使五人齋而長幼
 入拜順長幼以康王跨之靈王用加焉子干子哲皆遠之
 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
 孝經右契曰制作孝經道備使七十人弟子向北辰星而
 馨折孔子絳單衣向星而拜
 論語子罕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臣
 於君酬酢授爵當拜於堂
 下時臣驕泰故拜於堂上
 又鄉黨曰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日丘未達不敢嘗饋進也拜受敬
 也未知其故故不敢嘗禮也
 家語曰孔子為大司寇國廡焚有為火來者則拜士一大
 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吾為

有司故拜之

爾雅曰啓跪也郭璞曰小跪也

方言曰東齊青岱北燕之郊跪謂長鶩郭璞曰今東郡人亦呼長跪為長鶩

釋名曰跪危也兩膝隱地體危倪也忌也見所敬者不

敢自安也拜於丈夫為跌跌然屈折下就地也於婦人為

扶自相扶而上下也

漢書曰武帝幸不其如淳曰其音基不祠神人於交門宮

應劭曰神人蓬萊仙人之屬也若有嚮坐拜者作交門之

歌

又曰劉章已殺呂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章欲奪節謁者
 不肯章乃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入北
 軍復報太尉勃起拜賀
 又曰大將軍衛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汲黯與亢禮或說

黯曰自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
又曰何武徙京兆大尹二歲坐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槃辟雅拜有司以爲詭衆虛僞武坐左遷楚內史
又曰朱博爲瑯琊太守門下掾貢遂者老大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遲博出教告主簿貢先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閑習乃止
又曰張禹疾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卽拜禹之小子爲黃門郎給事中
東觀漢記曰耿恭於疏勒城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乃正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水身自率士輓籠有飛泉湧出大得水吏士驚喜皆稱萬歲

又曰陳遵爲大司馬護軍使匈奴過辭於王丹臨訣丹謂遵曰俱遭世反覆唯我二人爲天地所貴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悅之
又曰司徒侯霸欲與王丹定交丹被徵霸遣子昱往昱道遇丹拜於車下丹荅之昱曰家公欲與君投分何爲拜子孫耶丹曰君房有是言王丹未之許
又曰魏霸爲光祿大夫霸妻死長兄伯爲霸娶妻送至官舍霸笑曰兒子備具何空養他家姥爲卽自入拜其妻手奉案前因跪曰夫人視老夫復何中直而空失計義不敢相屈卽拜而出妻慙求去遂送還之
後漢書曰北匈奴遣使求和親顯宗遣鄭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

還京師

華嶠後漢書曰鄭衆使匈奴欲令衆拜不爲屈後相議復遣衆衆曰今往匈奴必惠取勝於臣臣不忍持大漢節對羶裘跪拜明帝怒收繫廷尉獄

獻帝春秋曰董卓自號太師御史中丞以下皆拜初皇甫嵩與卓爭雄後嵩爲中丞見卓拜車下卓曰可以服未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鸞雀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鴻鵠獨明公今爲鳳凰卓笑曰卿早服可得不拜也

漢雜事曰韋玄成讓侯詔書不聽引拜之也
又曰馬援與梁統友善統子虎賁中郎將松往候援援小疾病松拜牀下援於牀上坐視不爲禮左右曰松貴不當禮耶曰我乃松父友雖貴奈何失禮

典略曰太子嘗請文學酒酣坐忻命夫人甄氏出拜坐衆人皆伏而劉楨獨平視太祖聞之收楨滅死輪作
胡冲吳曆曰孫策擊豫章先遣虞翻說華歆歆葛巾迎策策謂歆府君德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脩子弟之禮便向歆拜

魏志曰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爲紀拜由是顯名
又曰常林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曰伯先在不汝何不拜對曰對子字父何拜之有
又曰晉宣王以常林鄉邑耆德每爲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序爲後生法貴非吾之所畏也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蹶躅而退
蜀志曰先主爲漢中王許靖爲太傅丞相諸葛亮皆爲之

拜志曰武王中王有欲大舉兵討其長子
又曰伊籍隨先主入益州東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
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耶籍即對曰一拜一
起未足為勞

吳志曰朱治領吳郡舉孫權為孝廉後權歷位上將及為
吳王治每見權常親迎執板交拜

又曰人誣樓玄誘訕政事華覈上疏乞玄自新孫皓疾玄
名聲徙玄及子男據付交趾將張奕使以戰自効陰別勅
奕令殺之據到交趾病死玄一身隨奕討賊持刀步涉見
奕輒拜奕未忍殺會奕暴疾卒玄殯斂奕於器中見勅書
還便自殺

王隱晉書曰何曾為司徒與高鄭二公將見文帝曾在中
央獨先拜

漢晉春秋曰晉公既進爵為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
荀顛並請詣謁顛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既已盡敬今日
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位勢誠為尊貴然安
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
同安有天子三司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
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顛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
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

晉書曰潘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諂事賈謐每候其出
與崇輒望塵而拜

晉中興書曰王猛少貧賤鬻畚為事嘗至洛陽貨畚有一
人於市買其畚云家近在此也隨我去取直猛隨去忽至
深山中此人語且住樹下當先啓導須臾猛進見一公踞
胡牀髮悉白侍從十許人有一人引猛云大司馬公猛因

拜老公公日王公何緣拜卽十倍酬畚直遣人送猛出山
既出嶺視乃嵩高山也

又日顯宗嘗使太常丞張放歸罪於王導詔無下拜導不
敢當辭以疾初顯宗幼冲見導恒拜

晉諸公讚日司馬駿鎮西戎既薨每見其碑讀者無不拜之
後魏書日沈文秀爲慕容白曜攻之長圍數匝自夏至秋
始尅文秀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齋內亂兵入文秀厲聲
數四身見執而裸送于白曜曜左右令拜文秀日各二國
大臣無相拜之禮

曹瞞別傳日沛國栢邵亦輕太祖邵避難交州得出首拜
謝於庭中太祖日跪可解死耶遂殺之

郭太別傳日鄉人見太皆於床下拜
鄭玄別傳日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

人見玄皆再拜

樊英別傳日英嘗病臥便室中英妻遣婢拜問疾英下牀
荅拜陳寔問英何荅婢拜英日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往
而不反

荀氏家傳日魏文帝在東宮武帝謂日荀公爲人之師表
也汝當盡禮敬之荀曾病世子問疾拜牀下
三輔決錄日孟他字伯郎靈帝時中常侍張讓專朝讓監
奴與任家計他殫家財賂監奴共結親厚積年衆奴心慙
問他所欲他日欲得汝曹拜奴等皆許諾時賓客求見讓
者門車常數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後往衆奴以其至
皆迎而拜之將他車騎入衆人大驚謂他與讓善爭以珍
物遺他他得盡以賂讓讓大喜後以蒲陶酒遺讓卽拜梁
州刺史

燕書曰皇甫真字楚季鄴城失守秦王初入臨前殿職羣臣數百人皆集東掖門見待中王猛來真等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真乃卿猛猛曰昨拜朝卿何恭慢之相違真荅曰卿昨爲賊朝是國士吾宜拜賊而卿國士亦何所怪也猛嘉之

韓子曰禮者所以貌情也中心懷而不論故疾趨卑拜以明之

燕丹子曰田先生見太子太子側階而迎迎而再拜

賈誼書曰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

郭子曰陶公自上流來陶侃字士衡也赴蘇峻之難含怒於庾公

庾公謂必戮己進退無計温公乃勸詣陶公卿但徑拜必無他我爲卿保之庾殊未了而不得不往乃從温言詣陶

至便拜庾風姿雅潤陶見拜不覺自起止之曰庾元規何

緣拜陶士衡

江統作謁拜議曰以爲諸郡吏都無太守伯叔兄敬者近臣君服斯服然則朝幹佐以下左右者可從君而拜君所拜統士古者見賓主皆拜今自非君臣上下則不拜君之新親者唯幹佐小吏則可君拜斯拜矣君之諸父無道謂之事甲辰儀臣見諸王直恭敬而已無鞭板拜揖雖於皇帝爲諸祖諸父其義皆同又河南河內諸郡吏前後亦爲太守伯叔兄謁拜者其比甚衆矣
尚書逸令曰卞壺等奏三代以來記籍禮經無拜臣之制唯漢成帝拜張禹庸主凡臣不足爲軌先帝拜司徒導以元皇興自蕃國布衣之交拜在人臣之故帥而不改以君拜臣大教有違事應改正太后又詔曰帝幼少宜一遵先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二
帝壺等又固爭云云臣期不奉詔又反覆乃從外奏成帝
拜王公時議曹疑於儀注博士杜瑗及陳舒議禮無以君
拜臣下也小會崇謙非臣下所知無在儀注之制張闔受
侯不拜國太妃表云昔為晉陵內史在東海國封內時世
孫幼小太妃秉政前內史遷授除拜日及當之官皆上疏
拜闔執純臣之禮闔自以雖爵有五等然執珪受瑞俱為
列國無相臣之體又晉制拜列侯為相內史於天朝不日
陪於蕃國不稱臣臣以從古則懼有行簡之譏隨俗又恐
失君臣之訓經國垂範宜有定准乞出臣表下八座參詳
荅報
唐書曰田承嗣方跋扈很傲無禮郭子儀嘗遣使至魏州
承嗣輒望拜之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今為公
拜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三
禮儀部二十二

揖

鐙

賀

周禮夏官曰司士擯詔王出揖公卿孤卿特揖大夫以其
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特揖一揖之旅
眾揖之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
乃就位三揖者士有上中下王揖之皆遠趨復位
又秋官曰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
揖讓之節出接實曰擯入替禮曰
又秋官曰司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士揖庶姓時揖異姓
天揖同姓謂王既祀方明諸侯皆就其族而立王揖之者
定其位也庶姓無親者也天揖推手小下之也異
姓昏姻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也
禮記曲禮上曰揖人必違其位以變為敬也

又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揖讓而人門入門而懸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

又表記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

穀梁傳定公曰夾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君相揖齊人鼓噪而起欲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

左傳襄公曰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夙沙衛以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衛下與問守備焉以無備

告揖之乃登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衛志於戰死故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也

又襄公曰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齊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領搖

其領言衍驕心易生

又昭三日楚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

又哀上曰衛侯遊于郊于南僕子南靈公也僕御也公曰余無子將立女蒯聩奔無太子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

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三揖卿大夫士論語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又述而曰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對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

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公之問也史記曰鄧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

漢書曰沛公至高陽見酈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聚徒合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

又曰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皆拜謁汲黯獨揖之

又曰萬章爲京兆尹門下督從尹至殿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尹言者

後漢書曰崔駰上四巡頌肅宗雅愛文章自見駰頌後帝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駰由此候憲憲屣履迎門笑謂駰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我遂揖入爲上客

又袁紹傳曰董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主上令憤毒也毒恨董侯似可今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宜於天下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衆議未安卓案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爲之誰敢不從紹跪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

董公橫刀長揖徑出懸節於上東門而奔冀州

漢官典職曰尚書丞郎見尚書執板對揖稱曰明公尚書郎見左右丞對揖稱無敬稱左右君

晉陽秋曰晉文帝進號爲王太尉王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

後魏書曰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已下望庭畢拜高允獨昇階由此觀之汲長孺可卧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

宋書禮志曰漢世朝臣見三公並拜丞郎見八座皆持板揖事在漢儀

南史曰表憲陳武帝作相除司徒戶曹初謁遂抗禮長揖中書令王勵謂憲曰卿何矯衆不拜錄公憲曰於理不應致拜衛尉趙知禮曰表生舉止詳中故有陳汝之風

白虎通曰朝禮奈何君出居內門之外天子揖諸侯特揖
卿大夫膝下至地天子特揖三公面揖卿略揖大夫士所
以不拜何爲其屈尊者
說文曰揖讓也一曰手着臂曰揖
風土記曰越俗定交有禮皆於大樹下封壇祭以白犬呪
曰卿雖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
文士傳曰趙壹郡舉計吏至京輦是時表逢爲司徒宿問
其名特延請之壹入閣揖而不拜逢問曰嘗聞下郡計吏
見漢三公不爲禮者乎壹曰昔酈食其高陽白衣也而揖
高祖今壹關西男子其揖漢三公不亦可乎逢壯其言接
之甚厚
列子曰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
之

尹文子曰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鼂下車而
揖之

表淮正論曰太祖破呂布表渙在軍中陳群父子見上拜
唯表渙獨高揖不爲禮上嚴勅之

鐙

摯虞決疑要注曰小會殿就席皆鐙頭而後坐鐙頭伏地
也欲起亦先鐙頭

賀

周禮春官上宗伯日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甥舅也

鄭玄曰異姓王婚姻

禮記玉藻曰有慶非君賜不賀

鄭玄曰唯君賜爲榮

左傳僖下曰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
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

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薦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
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
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
焉

又昭三日叔弓如晉賀虜祁也賀官游吉相鄭伯以如晉

亦賀虜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蒙欺也可弔

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

賀言諸侯畏晉非獨鄭

國語曰趙簡子問於杜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為愈杜馳茲東方人

為晉大夫者蓋杜馳也杜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

乎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其君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

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求乎賢人吾是以賀

史記曰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讎從之客因家沛中豪傑

吏聞令有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令諸吏曰不滿千錢坐
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往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
一錢

漢書曰田肯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如惇曰

人謂關中為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懸隔千里持戟百萬

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高屋之上

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瑯琊即墨之饒南有太山之固西有

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懸隔千

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

者也上曰善賜金五百斤

又曰廬縮與高祖同里縮親與高祖親太上皇相愛及生

男高祖與縮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廬縮壯

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也生子同日壯又

相愛復賀兩家羊酒
後漢書曰光武謂馮異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慎重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
東觀漢記曰上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寇恂檄至上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軍賀因上尊號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爲臨淮郡兩鹿隨車主簿拜賀曰聞三公輜蓋作鹿明府必爲宰相弘果爲大尉
漢雜事曰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生君道衰故不賀
魏志曰王粲爲丞相掾太祖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繕其甲兵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內迴心望風

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

吳志曰顧雍迎母於吳既至孫策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公卿大臣畢會後太子又往慶焉

王隱晉書曰泰始五年龍見武庫井中車駕親幸有喜色內外議咸云當賀劉毅獨表舊典無賀龍之禮詔報政德未脩慶賀之事宜詳依舊典

晉中興書曰武帝時甘露降公卿奏賀詔曰三代盛隆猶自戒勿休况自頃懸象告變盜賊充斥百僚司牧不能在職匪解使道有寄雖麟鳳不至慶有餘矣此道未弘雖四靈在郊吾猶懼然何甘露之足賀其停之

晉書禮志曰永和二年納后議賀不王彪之議云婚禮不樂不賀禮之明文傳稱子罕如晉賀夫人既無經文又禮云娶婦三日不舉樂明三日之後自當樂至於不賀無三

日之斷恐三日之後故無應賀之禮

會稽典錄曰盛憲字孝章嘗出逢一童容貌非常憲恠而問之是魯國孔融融時年十餘歲憲下車執融手載以歸舍與融談知其不凡便結爲兄弟因昇堂見親憲自爲壽以賀母母曰何賀憲曰母昔有憲憲今有弟家國所賴以是賀耳融果以英才煒艷冠世

晏子曰景公探爵穀弱故返之晏子逡巡再拜賀曰君有聖人之道矣君探爵穀穀弱故反之此聖人之道也

韓子曰晉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輿馬不食禾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饑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多以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子拜卿今賀子之儉也

呂氏春秋曰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賀得土則不喜

不知相賀不通乎輕重

新序曰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何爲父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耶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愛其裏也無所恃也今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賀我也

劉向與子歆書曰董生有云吊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則恐懼勸事則有善功又曰賀者在門吊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三

禮記卷之四十四 喪紀上 凡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完其者賤者居聖室也 又獸人曰凡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完其者 又漁人曰凡喪紀共其魚之鱸藁 又腊人曰凡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 又天官凌人曰大喪共夷槃冰 夷亦尸也實冰於夷槃中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四

禮儀部二十三

喪紀上

周禮天官宰夫曰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大喪王后世子也小喪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 又官正曰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疎貴賤之居廬倚廬也舍聖室也 又獸人曰凡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完其者親者貴者倚廬疎者賤者居聖室也 又獸人曰凡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完其者 又漁人曰凡喪紀共其魚之鱸藁 又腊人曰凡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 又天官凌人曰大喪共夷槃冰

又籩人日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羞籩喪事之籩謂殷奠時

又醢人日凡喪紀共其薦羞之豆實

又掌次日凡喪紀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

重張帟極上承塵

又司裘日大喪廡裘飾皮車皮車遣車之革路也古書廡字為淫鄭司農云淫裘陳裘

也玄謂廡與也若詩人之興謂象似而作之

又內小臣日若有裘紀則饋詔后之禮事

又闈人日喪紀之事設門燎躡宮門廟門燎地燭也躡止行者廟在中門

外之

又寺人日喪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有司謂宮卿世婦也

又世婦日掌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撫為粢盛撫拭也為猶差擇也

又女御日大喪掌沐浴王及后之喪也后之喪持妻從世婦而弔

于卿大夫之喪從之數蓋如使者之介也

又典絲日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以給線縷着肝口綦握之屬也青與赤

文謂之

又內司服日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內具紛衾線纊絜帙之屬

又地官大司徒日大喪帥六鄉之衆度屬其六引而治其

政令衆庶所致役也鄭司農云六引引喪也若國有大故則車索也六鄉中六引遂六主六引也

致萬民于王門令無節者不行天下大故謂王崩及冠兵也節六節也有節乃

得行防姦偽也

又鄉師日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治謂監及葬督其事

執燹以與匠師御匱而治役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也鄉師主役

匠師主衆匠共主葬引翬羽葆幢也爾雅曰燹斃也以指磨輓柩之役正其行列進退及窆執斧以

泣匠師匠師主豐碑之事執斧以泣之使戒其事

又閭胥日凡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

恤者喪紀大喪之事也皆會聚衆民因以讀法勸戒之也

又遂帥曰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其
匠籠及舂車之役使以幄帟先者太宰也其餘可徒也幄
帟所為葬之閒先張神坐也道野役
帥以至墓也匠籠之役囊復土也其器曰籠舂車極路也
極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似於舂因取名焉行至壙乃脫
更復載以龍輶

又委人曰喪紀共其薪蒸木材

又土均曰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媿惡為輕重之法而行
之掌其禁令君子行禮不求變俗隨
其土地厚薄為之制也

又園人曰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又舍人曰大喪共飯米敖穀飯所以實口不忍虛也君用
梁大夫用稷土用黍皆四升
實者惟盈熬穀者指于
棺旁所以感蚍蜉也

又春官大宗伯曰以凶禮哀邦國之憂朝覲會同則為上
相大喪亦如之

又小宗伯曰王崩大肆以秬鬯泐鄭司農云大肆大浴
也以秬鬯泐尸也

又肆師曰大喪大泐以鬯則築鬻柔香草煑以為鬯以
浴尸也香草鬱也

又鬱人曰大喪之泐共其肆器肆器陳
尸之器及葬共其裸器遂
埋之遣奠之舜墳也
埋於祖廟階間

又鬯人曰大喪泐設斗共其鬯鬯斗所以沃尸也鬯尸
以鬯酒使之香美也

又司几筵曰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蒲純諸
侯則紛純每斝一几喪事謂几奠也萑如葦而細者也鄭
或曰柏席載黍稷之席也玄謂柏梓字磨滅之餘也樽席
藏中神坐之席也敦謂曰燾燾覆也棺在殯則樽既窆
則加見體皆謂覆之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凡吉事變几
皆異几體實不同也祭於廟同几精氣合凡吉事變几
凶事仍几古書仍為乃鄭司農云
變几變更其質謂有飾

又天府曰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
陳之既事藏之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
也禘祫及喪陳之以華國也凡吉凶之

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吉事四時祭也凶事后
王喪朝於祖廟之奠也

又職喪日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

之喪禮泄其禁令序其事國之喪禮喪服土喪既夕土虞
 大斂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有事謂含送
 葬也司農云凡國謂諸侯國也有司謂王有凡公有司之所共
 司也以王命有事職喪主詔贊主人凡公有司之所共
 職喪令之趣其事言令其當共物者給事之期也有司或
 其官日公

又司巫日凡喪事掌巫降之禮降下也下

又太史日大喪執法以泣勸防鄭司農云勸防遣之日讀

誅遣謂祖廟之庭大奠將行之時也人之道終於此累其

謚行而讀之太師帥警厥之而作謚警史知天道使其其

又中車日掌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禩尾纍疏飾小

服皆疏木車不漆者也鄭司農云蒲蔽車謂贏蘭車以蒲

為覆筓也故書疏天子喪服之車也漢儀亦然犬禩以牛皮

風塵者也犬白犬皮也既以皮為覆筓又以其尾為戈戟

之破屨布飾二物也此始遭喪所乘也若今搗籬云也服讀為籬

刀劍短兵衣也此始遭喪所乘也若今搗籬云也服讀為籬

也書日以虎黃百人素車焚蔽犬禩素飾小服皆素素車
 迎子劍亦為備焉此卒哭所乘也為君之道益著在車可以去戈戟也藻
 車藻蔽鹿淺禩革飾故書藻謂華藻也玄謂藻水草名蒼
 色也以蒼土聖車以蒼緇為蔽鹿夏皮為覆筓駢車翟蔽
 也又以所治去毛者綠之此既練所乘之車也駢車翟蔽
 然禩飾則成藩即吉也然果然也駢細葦席也以為蔽者漆
 也此大祥所乘也漆車藩蔽駢雀飾漆車黑車也藩今時小
 乘之車也胡犬也雀黑多赤少之色大喪飾遣車遂厥之行之謂陳
 韋也此禫所乘之車也大喪飾遣車遂厥之行之謂陳
 及葬執蓋從車持旌隨柩路持及墓呼啓關陳車小喪共

匱路與其飾柩路載柩

又司常日大喪共銘旌建厥車之旌

又夏官大司馬日大喪平士大夫鄭司農云平豈其服也

也喪祭奉詔馬牲王之喪以馬祭者蓋遣奠也奉

又射人日大喪與僕人遷尸作鄉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大司馬印覽

者呵罰之

僕人大僕與射人俱掌王之朝位也

又司士曰大喪作士掌事作六軍之士執披披持棺者

又諸子曰大喪正羣子之服位

又虎賁氏曰國有大故則守玉門大喪亦如之

又太僕曰喪紀正王之服位詔法儀贊王牲事牲事殺割載之屬

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戒鼓擊鼓以警衆也

又司兵曰大喪獻五兵獻與也與作明器之役器五兵也

又圉人曰喪紀牽馬而人陳廐馬亦如之廐馬遣車之馬也

又秋官大司寇曰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大喪所前或嗣也

又士師曰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

又鄉士曰大喪紀帥其屬夾道而蹕蹕屬中土已下也

又司隸曰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煩猶劇也士喪禮下篇曰

隸人又大行人曰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詔相左右告教之

禮記檀弓上曰子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

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

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降道汙則

從而汙汙則安能爲彼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彼也妻

者是不爲白也母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記禮所由廢非也

又曰公叔朱有同母異父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

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

之前聞也魯人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

問也

又曰子思之母死於衛子思伯魚子伯柳若謂子思曰子

魚死妻嫁於衛

柳若謂子思曰子

魚死妻嫁於衛

柳若謂子思曰子

魚死妻嫁於衛

柳若謂子思曰子

魚死妻嫁於衛

柳若謂子思曰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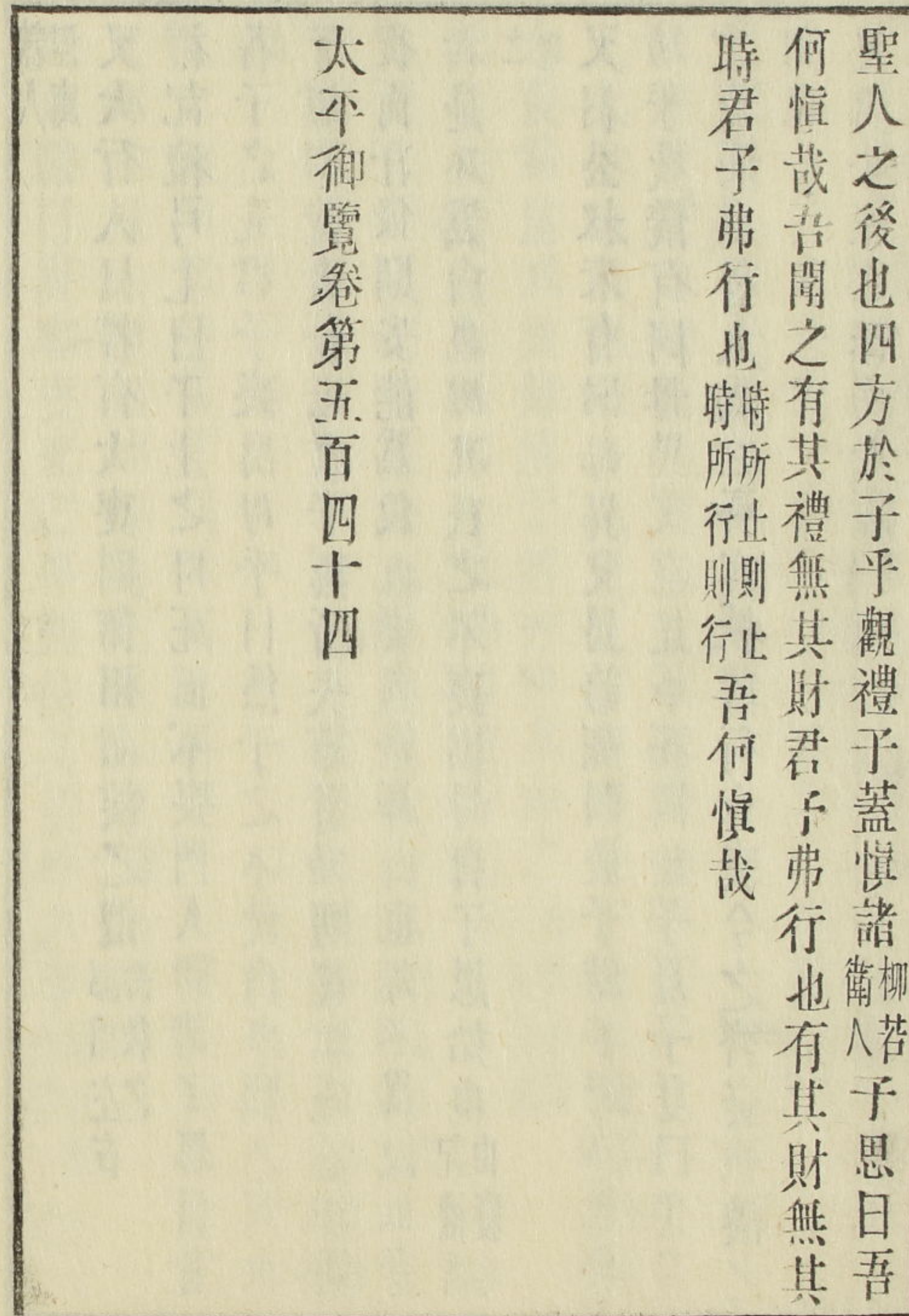
魚死妻嫁於衛

柳若謂子思曰子

魚死妻嫁於衛

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柳若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財無其時所止則止時君子弗行也時所行則行吾何慎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五
禮儀部二十四

喪紀下

禮記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
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變於朝夕哭位也攝大祝裨冕
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無哭宜清淨祝聲三告
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曾子問曰如
已葬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太宰太宗從太祝而告于
禰告三月乃名于禰以名遍告社稷宗廟山川
又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
冠者賓及贊也孔子曰內喪則廢外衰則冠而不體徹饌而掃即
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
又曰婚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吉日謂

也孔子曰壻使人弔若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
父喪稱父母喪稱母各以其正嫡自父母不在則稱伯父
世母弔禮不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
之喪不得嗣為兄弟繼嗣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
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娶而後嫁之禮也
又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
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
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後躬祭禮也謂主人
支子
否則
又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
於家有躬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
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
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躬事則歸朝

夕否

又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禭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
曰供殯服則子麻弁經疏衰菲杖棺柩未安不忍成服於
布也杖者入自闕升自西階闕謂毀宗也柩毀如小斂則
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
又雜記曰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
禮於是存乎書
又曰士之子為大夫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
為之置後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喪事虞
又曰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
之黨雖親不主此謂姑姊妹而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
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
又曰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裏其餘

乎言遣既奠而又包之是與食於人已而裹會子曰吾子其餘將去何異君子寧為是乎言傷廉也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

又喪服小記曰大夫不主士之喪士之喪雖無主不士不攝大夫攝大夫唯宗子

又喪大記曰疾病外內皆掃為賓客將來問疾也君大夫徹

懸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廢居北牖下或為此牖下廢

床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人始生在地去牀其生氣反也徹褻衣則所加者朝服也

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君設

大槃造冰焉大夫設夷槃造冰焉士併瓦槃無冰設牀禮

第有枕哈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

夫士一也始死遷尸于牀撫用歛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

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

沐于堂杜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甸人為盥于西牆下

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墀

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用瓦槃拒用巾如他日小

臣爪手剪鬚濡濯棄于坎

又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

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稱其情

謂親之情輕重而制其禮也群剝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

愈遲三年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

又曰然則何以至期也言三年之義如此則何以有降至

母曰至親以期斷言服之正辭至是何也問服斷於曰天

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

焉是以象之也法此變易也然則何以三年也言法此變易

乃三日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其恩使倍期也

年為三日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其恩使倍期也

猶然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言使其母恩故三年

以為隆總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間土取象於天下取

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之所以群居和壹之理盡矣取象於天

地謂法其變易也自三年以至總皆歲時之數也言既象天地又足以盡入聚居純厚之理也

左傳哀下曰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趙孟襄子無恤時楚

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楚隆

家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

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嗣子襄子自謂非晉之所能

及也吾是以為降

論語陽貨曰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

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奮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

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

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

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

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

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恩昊天

孝經援神契曰喪不過三年以期增倍五五二十五月義

斷仁期十二月也再期二十五月也言期增倍則可矣復

秋日閏月葬齊示民有終緣殺絕情再期萬物再終喪者

景公看數閏也

絕情

家語曰孔子在衛司徒敬子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

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謂孔子曰衛國鄙俗不習喪禮煩

吾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雷而浴中雷毀鼃以綴足襲

屍於牀及葬毀宗躅行

明不復有事於此綴足欲令不僻

位在廟出于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躬

道也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

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矣

又曰孔子之喪公西赤掌葬焉哈以蔬米三具蔬米粳米也禮記曰

嘉蔬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佩象環徑五

寸而綦組綬綦雜色也桐棺四寸柏椁五寸飾棺廡置髮設披

周也設崇艸也綢練設旒夏也披極行夾引棺者也崇崇

扛葬乘車所建也旒旗之旒也兼用三王之禮所以尊師且

備古也

續漢書禮儀志曰登遐皇后詔三公典喪事百官皆衣白

單衣白幘不冠閉城門宮門近臣中黃門持兵虎賁羽林

郎中署皆嚴宿衛官府各警北軍五校繞宮屯兵黃門令

尚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三公啓手足色膚如禮皇后皇

太子哭踴如禮沐浴如禮守宮令兼東園匠將女執事黃

綿緹繪金縷玉柙如故事飯含珠玉如禮冰槃如禮百官

哭臨殿下是日夜下竹使符告郡國二千石諸侯王竹使符到皆伏哭盡哀小斂如禮東園匠考工令東園祕器表裏洞赤文畫日月鳥龜龍虎連璧偃月如故事大斂于兩楹之間

千寶晉紀曰大鴻臚鄭默有母喪既葬有司依常使還攝

職默固陳執久乃許之於是定令聽大臣得終喪焉

宋書禮志曰鄭玄喪制二十七月而終學者多云得禮晉

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遂以為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

縉紳之士猶多是玄議

齊書曰皇太子妃薨左衛將軍沈文季經為官臣未詳服

不王儉議曰漢魏已來宮僚充備臣隸之節具體在三存

既盡敬亡豈無服昔庾翼喪妻王允勝弘猶謂府吏宜有

小君之服况臣節之重宜依舊君之妻齊衰三月而除

後周書曰葬文宣后叱奴氏於永固陵帝祖跣至陵所詔
曰齊斬之情經籍彝訓近代沿革遂亡斯禮伏奉遺令既
葬便除攀慕几筵情實未忍三年之喪達於天子古今無
易之道王者之所常行但時有未諧不得全制軍國務重
庶自聽朝縗麻之節苦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寮
以下宜依遺令公卿上表罔請俯就權制過葬即吉帝不
許引古禮答之羣臣乃止於是遂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
亦令依禮

衝波傳曰宰我謂三年之喪日月既周星辰既更衣裳既
造百鳥既變萬物既易黍稷既生朽者既枯於期可矣顏
淵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俱知暴虎不知憑河鹿生三年
其角乃墮子生三年而離父母之懷子雖美辯豈能破堯
舜之法改禹湯之典更聖人之文除周公之禮改三年之

喪不亦難哉父母者天地天崩地壞三年不亦宜乎
荀氏家傳曰荀爽對策曰臣聞火生於木故其德孝漢之
謚帝稱孝其義取此也故漢制天下皆誦孝經選吏則舉
孝廉蓋以孝務也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二千石不得
行三年喪非所以崇孝道而稱火德也頃者漢嗣數乏枝
葉不繁其咎未必不由此往者文帝勞謙自約行過于儉
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所謂夷惠激俗當身而已非所以
貫萬世爲後嗣法者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五

禮記曲禮曰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為禮各於其時居喪不言樂又曰居喪之禮頭有瘡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也勝任也又檀弓曰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糜粥之食自天子達又曰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子路有姊之喪可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六

禮儀部二十五

居喪

奔喪

訃告

奪情

禮記曲禮曰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

章為禮各於其時居喪不言樂

又曰居喪之禮頭有瘡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

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也勝任也

又檀弓曰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

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糜粥之食自天子

達

又曰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

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子路有姊之喪可

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不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子思哭嫂也為位禮雖無服為位而哭夫子善之曾子曰小功不稅追服為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謂曾子所云草木之滋者薑也桂也

又曰子張問曰書曰高宗三年不言言乃歡有諸時人君年之喪禮者歡喜悅也言乃喜悅則民臣望其言久也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冢宰大臣

又曰顏丁善居喪顏丁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其不及其返而息此三者哀慕之情也

又曰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

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慕謂小兒隨父母啼呼疑者在後如不欲還然又曰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哀未忘也十日而成笙歌喻月且異旬也祥者凶事用遠日五日彈琴以氣也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又曰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可以御婦人矣尚孫大夫仲孫也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加猶踰也

又曰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食曰吾悔之勉強過禮子春會子弟子

自吾母死不得吾情我惡乎用吾情惡乎猶於何也

又王制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天下通庶人父母同也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

又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以其有終身之憂也孔子曰先王

制禮過時不舉非禮也非不能勿除也患其過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又雜記曰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為位而哭拜踊客始來主人不

禮待之弔之服也如爵弁而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

喪亦弁經

又曰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餘父之喪也服其餘

服卒事反喪服沒猶音也除服謂祥祭之服也卒雖諸父

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餘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

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雖有親之大喪猶為輕服者除骨

當者期大功總麻則不除殤長中乃除

又曰子貢問喪子曰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

戚容稱其服問喪問居父母之喪也喪尚哀言敬為上者疾時尚不能敬也容戚儀也孝經曰容止可

觀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言疏行

之未有加也齊斬之喪君子不奪人之喪禮喪亦不可奪

喪也不可於己也

又曰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

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禮言其生於夷狄而知

又曰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聖室之中不與人

坐焉在聖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言言已事地為

室之中以時事見乎母乃疏衰皆居聖室不廬廬嚴者也

後入門則居廬時不入門言廬哀敬之契非

有其實則不居

又曰懸子曰三年之喪如斬菴之喪如刻言其痛之則菴

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曾申問於曾

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

有

又開傳曰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臬大功貌若止小功總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有大憂者面必黎黑止謂不動於喜樂之事也哀或似為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總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三曲一舉聲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總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議謂陳說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日不食小功總麻再不食三不食為明且朝也再不食謂始死一不食始斂時一不食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齊衰之喪蔬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總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蔬食水飲不食菜果葍而小祥食菜果又葍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酒始飲酒者

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不脫經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芻剪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總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

又奔喪日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踴拜賓則尚左手小功總麻不稅者也雖不猶免袒尚左手吉拜也

又問喪日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親父母也雞斯當為笄纒擊之誤也今時始喪者邪巾貌頭笄纒之存象也

又喪服四制曰三母之喪衰冠繩纓管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以可觀其志焉又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何也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群別親

疎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稱情而立
制其禮也情輕重而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
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苦枕塊
所以為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
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
哉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
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返
巡過其故鄉迴翔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
之小者至於鸞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
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則三年
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
故先王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立中
有年紀使有然則何以至其也言三之年義如此則何以
年月之限者有降至於其者謂為人後

在為母服期也 日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
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
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朞也喪三年
以為隆總麻小功以為殺維情不至制以法朞九月以為間
間之在三年之下總麻小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
功上也隨情輕重變之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取象於天地所謂
皆歲時之數法其變易也自三
年以至總麻
左氏傳襄三曰晏桓子卒晏嬰齋縗斬斬不緝也苴經帶
杖菅屨苴麻之有子者菅履草屨也 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比禮與上
異唯其老曰非大夫之禮時之所行士及大夫行士禮其
家臣不解故譏曰唯卿為大夫
家語日子夏問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居
處言語飲食侃爾於喪所則稱其服而已敢問伯叔母如

之何曰伯母叔母疏衰其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功踊絕於地若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言知禮之意也南史曰王秀字伯奮幼時祖父敬弘愛其風采仕宋為太子舍人父卒廬於墓側服闋復職又曰到溉遭母憂居喪盡禮所處廬開方四尺毀瘠過人服闋猶蔬食布衣者累載又曰孔奐為儀曹侍郎遭母憂時天下喪亂皆不能終三年喪唯奐及吳國張種在寇亂中守法度並以孝聞

奔喪

禮記奔喪曰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侵晨冒昏行者蓋欲從速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過國至境哭盡哀而止哭避市朝望其國境哭至於家人門左

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皆如奔父之禮下堂東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墀即位口所與主人拾踊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盡又曰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經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又曰若所為位家遠則成服而往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總麻即位而哭奔喪哭親疏遠近之差也

訃告

禮記雜記上曰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訃或作赴赴至也臣死其君所告也子使人至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此臣於其家喪所主者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

君不祿太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君夫人不稱薨大
 夫訃於同國敵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他
 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敵者曰吾子之外
 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敵謂有爵者實當為至也士訃於同國大夫
 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
 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
 私某死

白虎通曰天子崩訃告諸侯者何緣臣子哀痛憤懣無能
 不告諸人者也諸侯欲聞之當持土地所出以供喪事故
 禮曰天子崩遣使者訃告諸侯

又曰諸侯薨使臣歸瑞珪於天子者何諸侯以瑞珪為信
 今死矣嗣子諒闇歸之者讓之義也天子聞諸侯薨哭之
 何慘怛發中哀痛之至也使大夫弔之追遠重終之義

又曰臣死亦訃告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君欲聞之當
 加賻贈之禮故春秋曰蔡侯考父卒訃而葬不告諸侯
 薨訃告鄰國何緣鄰國欲有禮也

奪情

禮記曾子問曰子夏問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
 者禮與初有司與疑有司然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
 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致事遷其職位於君記曰君子不奪人之
 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避也者
 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魯公伯禽則有為為之今
 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不知也
 東觀漢記曰栢焉為大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
 年詔賜牛酒奪服即拜光祿大夫遷太常
 後漢書曰耿恭征疎勒時母卒及還追行喪制有詔使五

宮中郎料齋牛酒釋服奪情不令追服

又曰趙喜代虞廷行太尉事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顯宗不許遣使者為釋服賞賜恩寵甚渥漢雜事曰翟方進為丞相遭後母喪行服三十六日起視事曰不敢踰國家也

吳志曰孫權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達制人情之極痛也賢者割哀以從禮不肖者勉而致之也治道已泰上下無事君子不奪人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門至於有事則殺禮以從宜要經而處事故聖人制法有禮無時則不行遭喪不奔非古也蓋隨時之宜以義斷恩也前故設科長吏在官當須交代而故犯之雖隨糾坐猶已廢曠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官司宜各盡節先公後私而不恭承甚非謂也中外群僚其更平議務令得中詳為節度丞相顧雍

奏從大辟其後吳令孟宗喪母奔赴已而自拘於武昌以聽刑戮陸遜陳其素行因為之請減宗一等後不得以為比自此遂絕風俗通曰謹按禮臣有大喪三年不呼其門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七
禮儀部二十六
喪服
衰冠
經帶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七

禮儀部二十六

喪服

喪服

衰冠

經帶

周禮春官司服曰凡凶事服弁服服弁喪冠也其凡弔事弁經服不以弔經如爵弁而素加環經也論語曰羔裘玄冠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為弔服也凡喪為天王斬縗為王后齊縗王后諸侯為之不杖為三公六卿錫縗為諸侯總縗為大夫士疑縗其首服皆弁經君為臣服也疑衰十四升衰疑之言擬擬於吉也儀禮喪服曰喪服斬衰裳直經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為父諸侯為天子君父為長子為人後者妻為夫女子子在室為父女子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公士大夫之眾臣為其君布帶繩屨

又曰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父卒則為母繼母慈母如母母為長子

又曰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者父在為其母妻出妻之子為母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不杖麻屨者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又曰疏衰裳齊牡麻經無受者無受者服是服而除寄公不以輕服而受也為所寓丈夫婦人為宗子宗子之母妻為舊君之母妻庶人為國君大夫在外其長子為舊國君

又曰大功布衰裳牡麻經無受者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叔父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中殤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嫡孫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為嫡昆弟之長殤中殤公為嫡子之長殤中殤

大夫為嫡子之長殤中殤其長殤皆九月纓經其中殤七

月不纓經大功布衰裳牡麻經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又曰總衰裳牡麻經既葬除之者傳曰總衰者何以小功之總也諸侯之大夫為天子傳曰何以總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經五月者叔父

嫡孫昆弟之下殤又曰小功布衰裳牡麻經即葛五月者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從祖昆弟從父姊妹孫適人者為人後者為姊妹適人者為外祖父母

又曰總麻三月者族會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庶孫之婦庶孫之中殤

又曰公子為其母練冠麻麻衣縗緣為其妻縗冠葛經帶麻衣縗緣皆既葬除之

又曰凡妾為私兄弟如邦人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

禮記檀弓上曰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嫂叔之無服蓋推而遠之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欲其一心厚之者姑姊妹嫁大功夫為妻期

又檀弓下曰成人有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衰蟬有綏不為蠶之績范之冠也范蟬也蟬綏也綏謂也蟬綏長在腹下

又喪服小記曰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斬衰之葛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

又服問曰三年之喪已練矣有朞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

葛帶經朞之經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

也無所變於大功齊斬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有本謂也之朞不用輕累重

上之朞小功以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下燥麻斷本

以經必經既經則去之

禮統曰天子諸侯皆為貴臣妾服三日適夫人為八妾服

三月八妾為夫人服與舅姑同

家語曰門人疑所以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淵

若喪子而無服喪于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於

是弟子皆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猶經

孔叢子曰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僚有服

乎曰然同僚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為同官聞諸者聃

昔號叔闕天及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者同僚比德以

贊文武及號叔死四人者為朋友之服古達禮者行之

又曰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弗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弗得也縣子曰請問之荅曰臣而出國君不掃其宗廟則不爲之服

又曰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加麻

又曰魯人有同歲上計而卒欲爲之服問於季立季立曰恩好者其總乎昔諸侯大夫共會事于王及以君命同盟霸主其死也則皆有哭臨之禮今之上計上覲天子有交醮之忻同名締素上記先君下錄子弟相敦以好相厲以義又數相往來特有恩親比之朋友不亦重乎

白虎通曰弟子爲師服者弟子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也

故生竭敬而親之死則哀痛之恩深義重故爲之服入則經出則否

習鑿齒漢晉春秋曰初文帝之崩也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常以爲歎今上天縱至孝有曾閔之性雖奪其服而實行喪禮喪禮行除服何爲耶若因此革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以敦厚風俗垂之百代不亦美乎玄曰漢文以來世乃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因而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恐難行也祜曰就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善乎玄曰若主上不除而下除此爲但有父子無君臣三綱之道虧矣君子曰傅玄知無君臣之傷教而不知兼無父子之爲重豈不蔽惑哉漢廢君臣之喪不降父子之服故四海黎庶莫不盡於其親三綱之道二服恒用於私室而王者獨盡

廢之豈所以孝治天下乎詩曰猶之未遠其傳立之謂也
 摯虞新禮議曰虞謹案古者諸侯臨君其國臣諸父兄今
 之諸侯未同于古未同于古則其尊未全不宜使絕君之
 制而令傍親服斬衰之重也諸侯既然則公孫之爵亦宜
 如舊
 又曰喪無弟子為師服之制新禮弟子為師表臣虞謹案
 自古無服師之禮故仲尼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
 子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父而無服遂心喪
 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哀而無齊衰之制也出則經居則否
 所謂弔加麻也先聖為禮必易從而可傳師從之義誠重
 而服制之若歷代相襲不以為疑宜定新禮無服如舊
 摯虞決疑要注曰禮故臣為舊君齊衰三月謂策名委質
 稱臣吏者也見察舉而不為吏者弔服加麻

衰冠

毛詩羔裘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
箋云時無三年之恩於父母廢其喪禮故與幸一見素冠急於哀感也
 周禮天官內司服曰共后之衣服及九殯世婦凡命婦共
 其服共喪衰亦如之
 又春官小宗伯曰王崩懸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又肆
 師曰肆師之職大喪禁外內男女之衰不中法者
 又夏官太僕曰大喪懸首服之法于宮
首服之法謂免髮數縣其書於宮門示四方也
 儀禮喪服曰斬衰者不緝也冠繩纓條屬冠六升外畢鍛
 而勿灰齊衰者緝也
 又曰疏衰裳齊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受
 也總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

又曰總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也錫
衰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
其布曰錫

又曰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衽削殺若齊裳內衰外
負廣出於適寸負在背上適辟領也負適博四寸出於衰
衰長六寸博四寸

禮記檀弓曰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惡其亂禮不當物
制齊衰不以邊坐謂精麗廣狹不應

又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縮從也今今禮制衡讀為
喪冠之反吉非古也解時人之惑喪冠縮縫古冠耳

又問傳曰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
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
其縷無事其布曰總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

禮記外傳曰凡言斬衰者以六寸之布廣四寸為衰帖於

心前剪而不緝也衰者言悲摧也緝者縫緘之名齊之言齊也加針縷其

使齊平也凡言有事其縷者先加灰錫治其麻縷為布則不治

也內故有事其布者則不治其縷哀在外也為布總者如

絲也錫衰者先緝錫白之謂也疑衰者疑其布是絲也疑

錫衰二者君之帛服也

又曰吉冠之布倍於衣也朝服十五升則冠三十升是也

今喪冠升數少喪禮斬衰三升冠六升升者登也轉粗細

一升至六升即為成布也凡言受細齊衰四升冠七升又有

疏衰即三升半之衰也疏亦麗也其布

左傳僖上日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

衰經士輿櫬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武王克殷微子啓如

又襄六日魯昭公立十九年矣猶有童心比及葬三易衰
 衰衽如故衰言其嬉戲無度
 吳錄曰諸葛恪將誅有着衰衣入其閣令人詰荅曰不自
 覺而入時外內守備亦不見也
 鄭玄別傳曰玄卒受業者衰經千餘人
 郭子曰劉王其在浙南酣宴謝鎮西往尚書墓還是葬後
 三日諸人欲要之真長云仁祖應來使遣要之果即迴駕
 諸人迎之把臂便下裁得脫憤酣宴半坐乃覺未得脫衰
 釋名曰衰摧也經實也傷摧之實也斬衰不緝其末剪斬
 而已也大功其布加麤大之功不善治之也小功精細之
 小功轉有飾也總絲也錫易也治其麻使滑易也縹細如
 縹也疏疏如縹也

經帶

周禮夏官曰弁師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弁經王所服也其弁如爵弁
而素所謂素冠也而加環經環者大如總之
 麻經纏而不糾司服職曰凡弔事弁經服
 儀禮喪服曰苴經者麻之有蕢者也苴經大搨搨手搨圍九寸左
 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為帶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去五分
 一以為帶絞者垂帶也鄭玄曰凡服上曰衰下曰裳在首
緇布冠之缺畧經象大牡麻者桌麻也牡麻經右本在上
帶又有絞帶象革帶也
 又曰斬衰絞帶七寸三分齊之帶五寸六分大功之帶四
 寸五分小功之帶三寸七分總麻之帶二寸九分鄭注絞帶象革
帶斬之經五分去一以為帶繩帶也
 禮記外傳曰經者實也表其有哀感之情實也喪服衰之
 與經因象平常之時冠帶吉凶相變也有首經有畧經有
 絞帶斬衰首經圍九寸向下皆五分去一用為畧經則七
 寸五分五分去一者從斬至總緣有五服相減窮其數也然則絞帶又小於畧經齊衰首經七

寸五分之一罽經五寸八分大功首經五寸八分罽經四寸六分小功首經三寸七分總首經三寸七分罽經二寸九分

左傳僖下曰晉襄公擊秦師於穀子墨衰經晉文公未葬戎故墨之

又襄四曰晉侯有姻喪王駙使宣子墨縗冒經晉自郤之

後漢書曰胡廣年八十三熹平元年薨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以下數百人皆衰經殯位自終及葬漢興已來

人臣之盛未嘗有也

宋書曰王誕為吳國內史母憂去職武帝伐劉毅起為輔國將軍誕固辭以墨經從行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十七

